

1100  
1100  
1100

表

擬上軫念山東饑荒撥帑金十六萬倉米十二萬

特差御史一名前往賑濟務令人人沾被德意

廷臣謝表

明萬曆丙辰進士楊方盛 郡人

伏以慮軫窮檐帝治贊天行之化恩頒御府皇仁輶物  
力之衰四郊枯槁生春六郡流離載色苞桑計切黍谷  
陽回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國以人為本有人  
斯能有土有土斯能有財民以食為天無歲則亦無民  
無民則亦無國是以周官荒政甚詳首薄征而散利亦  
越漢代湛恩最渥每發廩而蠲租惟是佐天地以勤民

用能奠山河而長世慨青州之不熟嗟赤子其何依  
首興歌悵茗華之難久天枝寫怨美萋楚之無知下有  
仇離上誰安集收穀神而示虐忱昊天斬伐之威駸民  
命以恣貪重大地蕭條之困草餐木食疇憐虎口之饑  
蓬麥槐菴莫問鵠形之慘已作溝中之捐瘠猶聚潢池  
以弄兵伐木折屋鄭俠莫能繪其圖易子折骸華元何  
足摹其狀粟紅徒資肥鼠貫朽空靡從風自非至仁極  
盛之朝安得散財聚民之政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乾龍  
居首離象當空舜孝夔夔母心與天心並格文慈穆穆  
父道兼祖道而隆神戈揚我武之威歷指三陲而大定

甘雨潤斯民之旱時捐十萬以生全乃者聞齊魯之隆  
饗穆然顧流離而懷咨謂足孰與足則儲之何心况民  
則吾民而厄之何忍若非專遣賑使無由曲效便宜六  
察既下似稿初甦萬口遙傳如仆斯起取之民復予之  
民惠而不費損乎上仍益乎上道以大光一錙一銖覩  
天恩之浩蕩于囊于橐蘇民困於阽危第舉國爭之而  
不能乃聖心發之而甚易豈知自有停止之日原無虛  
言果然深居靜攝之時不忘賑卹從此煙生虛里絃歌  
縫掖起懽呼漸看月滿東山轂擊肩摩添氣色集飛鴻  
於中野化碩鼠爲樂郊彼護之冠蓋曾無救於流亡若

種以蕪蕃益足資其珊笑橫古今而絕擬參化育以同  
流臣等材慚作礪之金空索長安之米念小人有腹未  
知君子之心抑土壤至微尙切泰山之助雖取諸懷而  
與諸其人亦云便矣顧施者厭而索者未倦何以待之  
伏願振久筭之宵衣集方陳之羣策宜民恆用一以緩  
二易虐從寬敷惠勿暮四而朝三慎終如始斯萬邦綏  
而豐年屢比戶可封亦百室盈而婦子甯丕基永固臣  
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書

與鶴慶知府董賜書

明征南將軍傅有德 賜山

大丈夫之處世也當磊磊落落出羣不羈然後能拔淤  
泥脫塵埃策勳當時垂名竹帛飄然而立於凡品之上  
亦猶騏驎伏櫪鸞鳳棲柵其始也雖與鴛駘同豢雞鶩  
共食無異於彼一旦遇伯樂振羽翻終能馳騁於長途  
而翱翔於雲表也昆明古西南夷去中華萬餘里因元  
之季天下鼎沸天朝受命海內維新梁邸以元餘孽保  
據其地弗遵聲教者十有四載天兵南下問罪討惡余  
奉弔伐之任受鉞專征辛酉冬戰於曲靖之墟大破其  
眾擒其總戎轉開烏撒遂平諸部梁邸計窮出奔而殞  
其他豪傑或降或叛或就誅戮或被囚執者相半矣於

時足下以前安甯知州來見於稠人之中余目而異焉  
遂加盼矚仍試以事繼而招降撫順綏輯遺黎頗著誠  
欵達官貴人咸稱其能於是乃復其任使保妻子焉王  
戎春烏蠻構釁流毒邊境余與諸將分兵致討時有大  
理起到土官高生等悉寓桂城欲俟途平俾令朝覲而  
闔帥不仁失於撫字致令驚疑接踵而遁及至本土遂  
爲仇讐舉兵相向攻我城邑殺我吏士日甚一日轉加  
昌熾闔帥莫制矣足下介在羣凶之中確守歲寒之節  
斥其奸謀誅其來使獨挾妻孥冒刃入滇復與列校分  
守城壘投放矢石城之所以存者與有功也副將軍西

平侯聞難來赴誅鋤芟刈羣蠻復定余至滇西平侯備述其事余甚嘉之然此豈古人所謂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歟抑士之始遇驥之始知歟余征大理足下又率鄉曲子弟五百餘人爲師前道招徠劍麗降伏西蕃威聲頗振有功必報古之道也奚新舊爲乃奏天子授足下以專城之任任足下以牧守之官保障大理爲滇外戶恩亦至矣樂亦甚矣此正持盈守成之時也可不勉歟古人有云贈人以言余深慕之余雖武臣數聽教於君子矣足下其宜訓兵務農嚴紀律著恩威毋暴橫而欺良母縱驕逸而墮前功上下相承共甯斯土以

副國朝任用之意策勳垂名不其偉歟茲因師旋留言  
以誠惟足下勉之

記

尊經閣記

明進士官雲南  
按察司副使

蕉

韶 成都

閣以尊經名重斯道也修建之必於學校所以示趨向  
之正端風化之源匪直爲觀聽之美而已我國家祖宗  
以來聖聖相承主張正理教育人才頒行經籍於學校  
無間遠邇故今滇南雖僻在荒徼百三十餘年間道德  
之一政事之平風俗之厚人才之出可與中州伍蓋崇  
重學校經明道化之功德不可誣也鶴慶爲郡又在滇

之西南陬學舍肇於往昔歲久傾陋漫無可觀而尊經  
一閣比之內地尤爲缺典宏治丙辰吾蜀劉君珏以名  
進士出身來領郡首謁先聖入講堂喟然嘆曰良有司  
事顧有大於此者乎遂偕同知楊金通判王景祥推官  
胡田相與各謀思所以修舉而一新之又慮郡民或財  
殫力痛無以應度材計工一切用費悉捐俸貲而郡民  
亦謂劉公爲我儕振興學校我儕夙沐聖人教澤具有  
知識豈可坐視於是富者以財輸貧者以力助爭先恐  
後奔走偕來用能不妄取於民而殿廡門堂次第修舉  
朽者易之隘者拓之舊者新之明倫堂之後艸作尊經

閣爲楹若干爲棟若干高廣亦稱是上肖宣聖遺像翼以木笥貯經籍若干卷於其中下至廨舍碑亭垣墻之類布置精密煥然改觀宏治甲子秋經始從事至正德丙寅冬方落成費較廣而民不知功較大而怨不生可謂知所先務矣昔人謂學校者政事之本道德之歸不可一日廢者在漢何武刺揚州必先卽學宮見諸生唐倪若水刺汴州增修孔廟勸生徒史策書之以爲盛舉今劉君剏建斯閣一新學校使郡之士服方領習矩步而委蛇於其中者仰列聖之創制想宣聖之儀形覩六經之垂訓爭自濯磨愈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明道尙德

爲急以無負於聖明化導之心爲心朝而讀之夕而玩  
之尊所聞行所知以之發於文章則侈爲道德之英華  
以之布於政事則溥爲道德之膏澤以之垂名竹帛則  
溢爲道德之聲譽夫然則斯閣名爲尊經當不虛說矣  
若或假儒飾吏動與經違於其所謂道德者了無一焉  
固非劉君今日建輿之本意量亦郡之士決不肯以第  
一等事讓人爲者劉君爲郡抑豪猾均徭役平水利弭  
盜賊循良政績在人耳目而此興學一事尤其大者故  
紀之且以告來者云

鶴慶府學廟記

明成化甲辰進士張志純保山  
南京戶部右侍郎

常熟吳子以巳卯之夏來知鶴慶府民用嘉靖士用謹  
治旣載廟學以底於成則進諸寮屬學官師弟子與鄉  
大夫暨鄉父兄子弟告之曰郡學廟雖創自國初時則  
土人爲知府導民媚佛邪正勢格故隘而弗廓迨正統  
丁卯知府林邁節奉璽書來治廓已然地阻元化寺而  
寺有黃金佛像號活佛者勢甚熾民惑於佛故仍未能  
大厥觀宏治巳酉按察林副使焚毀佛像自是邪媚稍  
息然於彼教雖稍殺其勢而吾學廟固猶是也正德乙  
亥之夏寺震圯前知府汪標亟欲遷學廟於其基會以  
量移去故不果有成戊寅秋廵撫廵守各公僉謂遷宜

始遷大成殿櫺星門戟門東西角門迄今迺獲盡遷而  
大備夫事成微記則無所於以紀成助微記微狀則無  
所於以識顛末具狀微圖則無所於以參曲折位置之  
細也堂意記則請諸永昌之張志純焉以其文差古而  
實也狀則屬諸郡人陸部郎經焉以其事所目擊而信  
也圖則責之繪史某而往請記則遣府學生胡守廉焉  
以其始終遷學之事惟悉也諸寮屬學官師弟子鄉大  
夫暨鄉父兄子弟胥罔不懌乃遣守廉持書賫狀緘圖  
櫛帛詣志純所志純既啓書受幣則檢圖按狀覆實而  
事事焉考廟之制皆南嚮蓋自通衢北入東西有興賢

育才二坊坊之中間爲泮池池有石橋直池東西而少  
後有二門池之北爲戟門三楹南向廣四十六尺戟門  
左右復有東西翼門亦南向共十有二楹廣百八十尺  
由戟門而進若干武則爲大成殿殿卽元化寺佛殿基  
也南向廣七十尺崇五十尺兩廡十有六楹東西向廣  
百有九尺殿之後有明倫堂五楹南向廣七十五尺堂  
東西有齋各三楹東曰正詣西曰明道亦南向廣七十  
尺齋之前則有號舍十八楹廣三百二十尺東西向東  
號舍之南有儀門三楹東向廣三十五尺堂之後有尊

三楹廣五十尺而崇稱焉南向閣東西翼以樓制

如窠而崇廣幾埒閣東西向爲楹共二十有四閣之後  
有橋橋之後有采芹亭亭旁有新壘石山山植松栢而  
觀射之亭省牲之所不與焉學之嚮一如廟而少東外  
自接官亭東循入擬杏臺有蓮池面焉又東過三合水  
之石橋又進而經大石橋則有泮宮門三楹門之北復  
有池池上有橋橋盡有府學門三楹門盡又有門一楹  
達擬杏堂堂廣五十尺南向翼室六楹東西向堂後有  
花魁書屋五楹廣六十尺以植梅名也屋後有二門東  
爲訓導室西爲教授室各十有三楹而西之總門後之  
聚奎亭不與焉先是河水北經廟後而東圯隘不能容

肆多衝突患今則徙之西南流再經育才坊之南合西  
來之水縈櫺星門之穿渠沿流築堤延袤三千餘尺深  
廣二十餘丈而坦墉周繚萬餘尺皆不與焉於戲亦大  
且艱哉然鶴之人自僚屬學官師弟子鄉大夫鄉父兄  
子弟以至工師帑胥圉阜罔不漑心殫力者其有以哉  
顧志純則有異焉昔唐班景倩入爲大理卿倪若水憺  
之曰班生此何異登仙蓋誠見於內重外輕自來官制  
以故士仕於朝一旦而左遷於外率娛情詩酒不治事  
比比然也吳子以大理少卿來知邊郡甫下車卽能振  
興學校如是是豈俗吏之所能爲曩聞常熟思庵先生